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十七

中和三年二月韓簡為部下所殺

舊傳簡攻河陽行及新郡為諸葛爽所敗

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新傳亦同今從實錄

莊夢蝶為賊所敗高仁厚代討之

張勣耆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三月峽

路招討指揮使莊夢尚書為韓秀昇所敗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眉州刺史高仁厚使討秀昇等許以成功除

梓帥即日聞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耆舊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峽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蝶為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二月丁卯朔無辛丑辛丑乃四月五日延慶誤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蓋亦用句傳年月今從之

三月合淝楊行愍

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徐鉉吳錄

高仁厚擒韓秀昇

張彭耆舊傳中和四年高僕射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

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句延慶耆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四月庚子仁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衆大敗賊中

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畋集有覆黔府觀察使陳侁奏
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敕旨狀云秀昇劫害
黔府俘掠帥臣占據涪陵扼截江路遽懷僭妄求作察
廉陳侁爰命毛玘部領甲士直趨巢穴便破城池迫逐
渠魁勦除逆黨而諸家之說皆云仁厚所獲新傳衆怒
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張彭耆舊傳中
和二年三月千能反八月羅渾肇反十月句胡僧反十
二月羅天子反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
長安正月千能遣羅渾肇於新穿埧下二十七寨把斷
水陸官路六月韓求反其邛州賊首千能邇迺漸復入
蜀州界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
主陳太師差押衙莊二夢將兵二千十月二十日發往
峽路討韓秀昇屈行從等十閏月五日高仁厚進發討
千能九日收邛州境內諸寨十日州縣豁平二十二日
回戈朝見三日大設五日議功授眉州刺史四年三月
莊夢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發莊

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申四月一日大破
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句延慶耆舊傳
止於鈔改張傳為之別無外事但移渾擎反於中和二
年五月胡僧羅天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年七月莊
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高仁厚
破千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戊寅三年二月
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遣高仁厚將兵三月辛丑進發
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四年北
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
月別有所據邪將率意為之也至於三年楊師立反四
年收復長安其為乖謬尤甚於彭實錄千能韓秀昇等
事率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千能
置十月削戊寅辛丑兩日改庚午為庚子此其異於句
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
千能戰于邛州敗之續寶運錄中和三年涪州韓秀昇
反冬千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按賈緯唐年補錄及實錄

所載鐵券文皆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已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戮千能如翦草除秀昇若焚巢然則秀昇之賊必在此日前也張傳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賜川主太師鐵券乃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子朔五日戊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此句傳取張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千能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

四月甲辰李克用收京師

舊紀四月庚子沙陀等軍趨長安賊拒之於渭橋大敗而

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已卯黃巢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無已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編遺錄四月乙巳巢焚宮闈省寺居第略盡擁殘黨越藍田而逃明日上與諸軍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節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師貞三敗賊于渭橋大破之義成義武等

軍繼進乙巳巢賊燭長安宮室收餘衆自光泰門東走
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收京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
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
復京師舊傳曰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
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
用由光泰門入取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
新傳曰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
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
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
闔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程匡
柔唐補紀曰楊復光帥十道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
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襲逐至昇陽殿下殺
賊盈萬黃巢軍敗陣上奔逃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紀
年錄乙巳巢敗焚宮室東走太祖進收京師唐年補錄
八日克用等戰渭南三敗賊軍九月巢走按楊復光露
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等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

又云賊尚為堅陳來抗官軍自卯至申群酋大潰賊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軍以八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据令從之渭南之戰必在八日以前諸書皆誤也

楊復光遣使告捷

張彭者舊傳中和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三月

北路行營收城將士並回戈句延慶者舊傳曰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路行營破黃巢將士並回延慶悉移彭四年事於三年三年事於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為差謬又甚於彭今但云告捷更不著

月日

六月韋宙奇劉謙

新傳宙弟岫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

孫或當依之薛居正五代史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校宙以猶女妻之北夢瑣言曰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

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
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風諸幕僚諫止之丞相曰此
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
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十國紀年曰劉謙望字德
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咸通中為廣州牙將韋宙
以兄女妻之新傳云岫知謙恐誤今從瑣言紀年

七月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鄭從讜詣行在

舊紀五月李克用充

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讜赴行在新紀五月從讜為
司空同平章事賈緯唐年補錄五月制李緯可同平章
事充河東節度使舊從讜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代
從讜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道途多寇行次絳州留
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唐末見聞錄曰五月
勅除李尚書鴈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鴈門節度使
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目到相公除替
赴闕鴈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

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公有榜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仰安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鴈門節度使拜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按克用除河東及從讜復輔政諸書月日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七月從讜赴行在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已為相尤誤舊從讜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制止褒賞克用朱玫東方達三人制詞鄙俚疑其非實唐末見間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據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今從之從讜此年九月為東都留守光啓二年二月方再入相

十月克用取潞州

實錄克用表李克脩為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為二鎮薛居正五代

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連收澤

潞二郡乃以克脩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據澤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

四年二月克用自河中陝渡河

唐末見聞錄晉王三月十三日發大軍討黃巢

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轅蒲陝度河薛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已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晉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二月內頻得陳許徐汴書牒今從舊紀又克用自訴上表云遂從陝服徑達許田是於蒲陝兩道度兵也

三月楊師立移檄數陳敬瑄罪

張勣者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師

立反下載師立檄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

五月張歸霸及從弟歸厚降朱全忠

崇文院有梁功臣列傳不著誤人名

氏云張歸厚祖興父處讓歸厚中和末與伯季自寬句相率來投薛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兄歸霸皆來降据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

全忠攻李克用於上源驛

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并帥自曹南旋師上出封丘門迎勞

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源驛既不可遏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冑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惟遽起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沉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近侍人乃滅燭推於牀下藏之蕃戎與我師鬪戰移時方敗楊

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縋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叙破賊事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忠克用一人而借使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

之忽耳今從
薛史梁紀

六月鄭軍雄斬楊師立出降

張彭耆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僕射羽檄入城云云

師立自殺七月三日張鄭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
七日高僕射上東川句延慶傳曰三年五月高公進軍
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自刎七月辛酉師立首級至
成都實錄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都將鄭君雄梟斬
楊師立傳首於行在是日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續
寶運錄二月梓州觀察使楊師立反敕差蜀將高仁厚
等討平六月三日收得梓州并楊師立首級至駕前新
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從續寶運錄事從實錄
林言斬黃巢續寶運錄曰尚讓降徐州黃巢走至碭山
路被諸軍趣逼甚乃謂外甥朱彥之云云
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過與外甥外甥將至
路被沙陀博野奪却兼外甥首級一時送到都統軍中

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黃揆黃秉三人首級降舊傳巢入泰山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新紀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新傳巢計感謂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將詣時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從新傳

七月壬午戮巢姬妾

張彰者舊傳中和三年五月二十日北路軍前進到黃巢首級妻男

今不取其年月而取其事

八月李克用請麟州隸河東

新方鎮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增領麟州誤也今從

唐末見聞錄

十一月王建等奔行在

實錄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禁軍所討棄城奔許州

晏弘大將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太各率本軍降田令孜以建等楊復光故將薄其賞皆除諸衛將軍十一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錄為假子統以舊軍號隨駕五都按建等既降始遣禁軍討晏弘實錄云九月晏弘棄城去太早十一月又王建等降重復上云賞薄下云為假子自相違新傳帝還晏弘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帥義勇四軍迎帝西縣按帝尚在成都云迎帝西縣亦誤也今月從實錄事從薛居正五代史韓建王建傳

鹿晏弘陷襄州劉巨容奔成都

實錄光啓元年四月蔡賊攻陷襄州劉巨容死

焉新傳晏弘引麾下東出襄鄧宗權遣趙德誼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龍紀元年田令孜殺之

按晏弘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容所以奔成都以天子在蜀故也今從新傳

周岌棄鎮州晏弘據許州

實錄鹿晏弘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岌據其鎮又曰初晏弘

據有興元部將王建等率衆歸行在乃詔禁兵討之晏弘懼棄城歸鄉里周岌聞其至遁去晏弘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節旄命之始云殺後云遁去自相違今從其後

十二月鄭鑑表陳巖為福建觀察使

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建觀

察使鄭鑑自知使務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既逐鑑逼鑑薦已為代朝廷因命之按巖既逐

鑑則鑑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薦已新王潮傳亦曰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

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即授刺史按劉恕閩錄黃巢陷閩粵巖聚衆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鑑奉為

團練副使左廂都虞侯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為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溪洞中合衆攻福州巖擊破之鑑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今從之

山南東道上馮行襲功

薛居正五代史行襲傳曰洋州節度使葛佐秦辟為行軍司馬

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新傳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曄據均州劉巨容因表為刺史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搤谷口以通秦蜀新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刺史呂曄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傳云巨容以功上言誤也今從薛史

李昌言薨

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於李昌符傳中云李昌言病請昌符權留後昌言死詔除

節度使按實錄中和三年五月昌言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二月昌符始見故以昌言薨附於中和四年之末

光啓元年正月盧光稠陷虔州稱刺史

歐陽脩五代史曰盧光稠譚全

播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全播聚衆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為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啓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光稠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啓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脩以為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

三月秦宗權稱帝

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既誅僭稱帝號實錄明年十月襄王即位宗權已稱

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何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為都統書之

王鎔惡李克用之彊

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

七月常濬上疏論田令孜之黨坐貶死

實錄不言令孜黨為誰按蕭遵

等請誅令孜表云韋昭度無致君許國之心多醜正比頑之迹令孜黨益謂昭度也續寶運錄曰七月二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藩鎮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間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勅貶濬為萬州司戶疑三日脫誤當為二

十三日今從實錄

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

太祖紀年錄曰朱玫李符每連衡入覲於天子指陳

利害規畫方略不祐太祖黨庇逆溫太祖拗怒滋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比引太原其心可見不可處之近輔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主上新返正大臣播棄此際無辜遽被斥逐明公當鑑其深心今日使僕安歸會太祖憤怒朱玫輩即報

曰當與公提鼓出汜水關誅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邠岐公若師出關東二克必傳吾城下不若先滅二克去其君側歐陽脩五代史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按時朝廷踈忌重榮克用亦知之恐無是事今從紀年錄

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討重榮

新令孜傳云令孜自將討重榮帥玫等兵三萬

壁沙苑今從實錄

十二月玫昌符大敗

新傳曰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

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為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刼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

破長安火宮室盧舍什七後京兆王徽葦復粗完至是
令孜昌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惟昭陽蓬萊三宮僅存
按令孜奉車駕幸近藩避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何為
火宮城殆必不然實錄六月令孜遣邠岐討重榮九月
邠岐始屯沙苑重榮求援於克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
壘于沙苑表請誅令孜朱玫十二月癸酉合戰朱玫敗
走太祖紀年錄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且言二鎮欲加
兵於已太祖欲先討朱溫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表言
二鎮黨庇朱溫請自渭北討之亦不言其附令孜玫河
中也又言重榮與邠鳳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度河
與朱玫戰朱玫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矣
疑實錄遣邠岐討河中及邠岐屯沙苑太近前今並因
十二月戰
沙苑見之

二年正月張郁陷常州

皮光業見聞錄曰郁潤州小將也周寶差郁握兵士三百人戍

於海次因正旦酌酒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拓跋從領兵討之郁自常熟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三月親執牌印於戎門而降新紀曰正月辛巳郁陷常州按皮錄但言郁以正旦殺安慰軍將耳非當日即陷常州新紀誤也

上發寶雞王建前驅

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啓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

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縣三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為清道斬斫使戍成邠師至石鼻已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事不取其月日

三月鄭從讜守太傅兼侍中

新宰相表從讜入三公門不為真相按新傳拜司空

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興元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誤也

丙申車駕至興元

皮光業見聞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王建紀事正月辛巳次陳倉二月

辛亥朱玫將跽跌師瑤逼行在破楊晟於潘氏庚申陷號縣三月甲午僖宗將移幸梁洋戊戌邠師至石鼻已

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四月庚申

達褒中舊紀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興幸興元庚寅次

寶雞癸巳朱玫至鳳翔令孜聞邠軍至奉帝入散關三

月丙申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至興

元即丙申也實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戊子癸巳三

月丙申與舊紀同新紀正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叛

寇鳳翔三月丙申次興元諸書月日不同如此若依新

舊紀實錄則離寶雞六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緩若依

紀事則寶雞危逼之地車駕留彼八十日似太久要之

僖宗以棧道燒絕自他道崎嶇至山南容有六十餘日

之久至於留寶雞八十日

必無此理今從新舊紀

陳敬瑄殺高仁厚

張彭耆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

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又極忠孝若王司徒不過梓潼昭宗實錄文德元年八月仁厚楊師立羅元果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疑似獲罪今從新紀新傳參以二書自它仁厚事更無所見

四月朱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

實錄玫自補大丞相按唐無此官又下五

月玫自加侍中蓋唐末著小說者謂平章事或侍中為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

田令孜自除西川監軍

舊紀實錄皆云二月以令孜為西川監軍舊傳云令孜懼引楊

復恭代已從幸梁州求為西川監軍新傳云令孜留不去及帝病乃赴成都表解官求醫蓋取張彭耆之說耳按王建紀事四月庚申達褒中令孜以罪豐貫盈且慮禍及於是自授西川監軍使以避指斥復規與敬瑄為巢

虛今從之

五月蓋寓說李克用誅朱玫

實錄楊復恭兄弟於李克用王重榮有破賊連衡之

舊乃奏遣崇望齎詔宣諭兼達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唐太祖紀年錄偽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為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燔偽詔械其使馳檄喻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途六軍變擾遂至蒼黃而晏駕不知殺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煜出自贅疣名汗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虜之以塞辭朱玫賣之以為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蕭世誠之土囊期於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見駐已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駭自號台衡敢首亂階明言晏駕焚惑藩鎮

凌弱廟朝云云按舊復恭崇望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用因復恭崇望而推戴僖宗今不取又於時煜未即位改元偽詔亦恐非也編遺錄二年春正月壬午唐室有襄王之亂僖帝駐蹕梁洋襄王遂下偽命以檢校太傅令邽吏左環賁所授偽官告一通左環至具事以聞上怒切責環將加其罪久乃赦之遂令焚毀於庭按正月朱玫未立襄王編遺錄亦誤也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

六月鎮海牙將丁從實襲常州

新紀武寧軍將丁從實陷常州今從皮氏見聞

錄

八月王潮殺廖彥若

新紀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劉彥若死之按諸書皆云廖彥若新紀

作劉恐誤

十月董昌遣錢鏐取越州

實錄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為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

月鏐始拔越州十二月擒漢宏鏐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錄誤也

李克脩攻邢州不克

太祖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鎮州王鏐出兵三萬

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是時天子蒙塵九有羹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脩和好

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据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今皆不取

十一月丙戌劉漢宏奔台州

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除浙東前據范垌吳越備史

漢宏敗走至十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朱全忠取滑州虜安師儒

實錄告於行在命全忠兼領義成節度使按大順元年始

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猶辭以授胡真此際未也實錄誤

十二月杜雄執劉漢宏

十國紀年十二月丙午杜雄執漢宏按十二月丙子朔無丙午

紀年誤

壽州刺史張翱

妖亂志作張教吳錄作張教今從十國紀年

朱瑾逐齊克讓

薛居正五代史云虜克讓今從舊傳

三年二月田令孜流端州不行

實錄載教曰令孜雖已削奪在身官爵宜剝服

已配端州長流百姓新傳曰削官爵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張勳耆舊傳曰大駕廣明二年春孟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啓門承旨似先大夫為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王多是徒行壽王至

斜谷行不得襪一足跣一足偃卧礪石上田軍容在後
收拾驅壽王壽王起告軍容行不得與箇馬騎軍容云
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拂之令行雖回首無言衷心
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在寶難行宮寢疾
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在於壽王壽
王行孝大度弘寬有斷衆所歸心軍容聞大恐就御寢
問識臣否帝目瞪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
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鑾兩都自衛星夜倍程
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壽王登極皇帝位
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令攷傳取之据實錄
令攷光啓二年為西川監軍此月流端州在昭宗即位
前自為楊復恭所擯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僖宗東還詔
流令攷儋州敬瑄端州皆拒朝命此
据張彭耆舊傳致誤耳今從實錄

李國昌薨

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薨唐
末見聞錄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舊書中

和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獻祖紀年錄光啓中薨於位
新沙陀傳光啓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啓三年正
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行
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二月今從之

三月癸巳鎮海軍逐周寶

實錄寶被逐在四月恐四月約奏到耳吳越備史三月壬

辰新紀癸巳今從之

四月徐約逐張雄

吳越備史四月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黃巢攻天長

遂歸高駢駢用為六合鎮將浙西周寶子壻楊茂實為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據實錄寶以其壻為蘇州刺史朝廷已除趙載代之張雄據蘇州必在載後備史恐誤今從新紀傳

高郵鎮遏使張神劔

十國紀年張雄淮南人善劔號張神劔今欲別於前蘇州刺史張雄

故從妖亂志
但稱神劍

朱全忠襲殺盧塘

薛居正五代史云四月庚午按長歷四月甲辰朔無庚午薛史誤

楊行密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

妖亂志中和三年高駢差梁纘知和州纘以孫

端窺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與之以責其効駢強之既行果為端所敗及歸和州尋陷於端蓋端自是遂據和

州也

五月戊戌行密抵黃陵秦彥城守

妖亂志六月癸卯朔秦彥令鄭漢璋等守

諸門按寇至城下即應城守豈有戊戌行密至癸卯始守城乎今不取

李克用遣安金俊助李罕之張全義

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

全義棄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為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金俊為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亦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蓋二人先以澤州賂克用非七月也表全義為河南尹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為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

八月朱全忠誣朱瑄招誘宣武軍士

編遺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珍以

諸都將士日有逃逸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為鄆帥朱瑄因前年與我師會合討伐蔡寇睹將士驍勇潛有窺覲之心密於境上懸金帛招誘如至者皆厚而納焉積口既多上察之且不平是事因移文追索亡者朱瑄來

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新傳全忠與朱
瑄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
圖之即聲言瑄納汴亡命移書讓瑄以新有恩於全忠
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高若拙後史補曰梁
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
虞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於門下乃
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輕重必為四境所侵但令
麾下將士詐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隣
以自襲叛徒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
謀一出而致衆十倍蓋翔為溫畫策詐令軍士叛歸瑄
以為豐端也

十月杜稜拔常州

實錄五月鏐攻常州不從實錄高霸
吳越備史在十月新紀十月甲寅陷

常州今
從之

十一月敬翔佐朱全忠

薛居正五代史翔傳曰翔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俛仰顧

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迹人莫得知按張昭遠莊宗列傳曰溫佞譎多謀人不測其際惟翔視彼舉錯即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為之助溫大悅自以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薛史誤

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舊紀十一月秦彥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

授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統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朝廷就加帝兼領淮南節度在八月十國紀年曰初僖宗聞淮南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破賊告全忠在十月行密初入揚州時今錄從實

王建攻成都

始建宿衛之時嘗領壁州刺史光啓二年四月已出為利州刺史而舊紀薛居正五

代史實錄新紀皆云以壁州刺史攻成都誤也張昞者舊傳曰光啓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四川監軍使此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晏駕昭宗即位改文德元年文德二年已酉太師有除未下開朝廷降使三軍百姓僧道詣驛就使車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耳時有微雨卧踞於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專差親信於人衆中探使有何言既聞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史創置三都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軍頻閱隊十月探知朝廷除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召閬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韋相公來交代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所舉兵蓋與王氏相敵欲遮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

數千人排於城外北面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於城北街去來鬪數合已時川軍被一時築過橋堤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十二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郊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戶口逃竄十國紀年曰王建起兵攻成都諸書歲月不同蓋建事成之後其徒以擅舉兵侵盜為恥為之隱惡襲據閬州多言除移尤諱光啓末寇西川攻陳敬瑄事或移在文德年韋昭度鎮蜀敬瑄不受代後或云朝廷削奪敬瑄官爵建始會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勤王之師故李昊蜀書毛文錫紀事張彭錦里耆舊傳楊堪平蜀德政碑吳融生祠堂碑馮涓大廳壁記收復邛州壁記皆當是時撰錄而自相抵牾吳融云歲在作噩之年相國韋公奉命伐蜀又云聖上即位之明年詔大丞相韋公鎮蜀起

兵屬丞相以討不庭尋拜公永平節度兼都指揮使今
按舊傳宗紀光啓三年十二月東川顧彥朗壁州刺史
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于朝詔中使諭之
唐年補錄光啓三年十二月以西川陳敬瑄東川顧彥
朗相持詔李茂貞移書和解與唐莊宗功臣列傳唐烈
祖實錄五代史王建傳莊宗實錄范質五代通錄王衍
傳所載略同韋昭度以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
使十月至成都陳敬瑄不受代昭度表敬瑄叛十二月
丁亥除昭度招討使王建永平節度使據長厯是年十
二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也龍紀元年丁酉歲正月
詔命始至成都吳融據昭度受招討使歲月故云作璽
之年伐蜀是歲乃昭宗即位之明年韋公鎮蜀在前一
年蓋融誤以伐蜀為鎮蜀耳舊紀云文德元年六月以
韋昭度為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宗本紀
文德元年十月陳敬瑄反十二月丁亥韋昭度為招討
使皆是也而舊紀誤云龍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留

守五月王建陷成都自稱留後新書陳敬瑄傳全用張
彭耆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然後田令孜召建以限
朝廷與本紀及韋昭度傳自相違戾最為差謬張彭對
言年僅八十追記為兒童以來平生見聞為耆舊傳故
其叙事鄙俚倒錯與舊史年月不相符合今從五代史
王建傳及新紀文德元年六月王建陷漢州執刺史張
頊實錄龍紀元年正月王建破鹿頭關張頊來拒戰敗之
按光啓三年十二月韋昭度討陳敬瑄以漢州刺史顧
彥暉為軍前指揮使蓋其年冬建破漢州顧彥朗
即以彥暉為刺史新紀實錄皆誤今從十國紀年

十二月

長厯閏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己巳朔新舊紀
閏月無事不見新紀十二月癸巳在此月是亦

以十一月為閏妖亂志有後十一月十國紀年亦閏十
一月惟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一月後有閏月實錄閏
十二月庚午
朔今不取

周寶卒

吳越備火寶病卒實錄鏐迎至郡氣憤卒於幃亭驛新紀十月丁卯鏐殺周寶十國紀年此月

乙未寶卒或云鏐殺之新傳云鏐迎寶舍幃亭未幾殺之今從吳越備史

錢鏐克潤州

吳越備史明年正月丙寅克潤州斬薛朗按朗斬於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十國

年紀

文德元年正月朱全忠為蔡州都統

新紀正月癸亥全忠為蔡州都統編

遺錄二月癸未上以時溥阻我兼鎮具事奏聞丙戌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則

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錄薛居正五代史皆云二月丙戌因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朔制以全忠為蔡州

都統月日尤誤今從編遺錄新紀

丙寅錢鏐斬薛朗

新紀丙寅薛朗伏誅鏐陷潤州十國紀年丁巳斬朗今從吳越備史

二月魏博牙兵逐樂彥禎

舊傳彥禎危懼而卒實錄彥禎懼自求避位退居龍興寺

軍衆迫令為僧舊紀魏博軍亂逐彥禎若卒不應云逐今從實錄

三月日食既

舊紀僖宗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三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冊昭宗

紀大順元年正月戊子朔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豈有二帝徽號正同今從新紀止是昭宗

號尊

立壽王傑為皇太弟

唐年補錄僖宗御殿後不豫暴崩楊復恭等祕喪不發時十六宅諸

王從行乃於六宅中推帝為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懿宗之子帝居六宅之第三人舊紀羣臣以吉王最

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惟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按昭宗懿宗第七子吉王保第六新舊傳懿宗八子無盛王儀王今從舊紀

朱全忠遣朱珍等救樂從訓

薛居正五代史珍傳曰珍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

人按珍徑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葛從周傳曰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據薛史紀傳皆云太祖遣朱珍等救從訓獨從周傳云從太祖恐誤也

四月孫儒陷揚州

實錄儒陷揚州在五月恐是約奏到日今據舊紀云四月壬午朔新紀云

戊辰妖亂志云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吳錄十國紀年無日但云四月今從舊紀紀年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謨

謄錄監生臣鄭 嶠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六

宋司馬光撰

唐紀十八

昭宗龍紀元年正月癸巳朔赦改元

唐年補錄曰正月癸巳改文德一年

為龍紀元年百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

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上尊號補錄誤也舊紀又

云以劍南四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昭度為東都

留守按昭度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

錄

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

實錄申叢裴涉欲復立宗權為帥汴將李璠知之斬

叢涉以宗權送汴州薛居正五代史初申叢縛宗權折足而囚之雖納款於太祖欲自獻於長安以邀旄鉞及姦謀不就乃欲復奉宗權以接取其柄為其將郭璠所殺繫宗權送於太祖即以璠為留後太祖遣都統判官韋震奏事且疏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澹充二帥之命按全忠若自求兼領澹充二鎮則明年朝廷命兼領滑州全忠猶辭不受今豈敢遽求澹充耶若為澹充二帥求之則充帥朱瑾乃仇讎也當時不知全忠欲以何人為澹帥諸書皆無其名薛史實錄皆云申叢欲復立宗權按叢折宗權足而囚之豈有復奉為帥之理蓋郭璠欲奪其功誣之云爾新舊紀五代紀傳皆云郭璠殺申叢實錄云李璠誤也李璠乃檻送宗權者

二月斬宗權

舊紀二月己丑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於獨柳實錄二

月全忠獻宗權斬於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俘宗權以獻已丑宗權伏誅按宗權正月離汴不應二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俘不應至已丑始伏誅故但云二月

三月朱全忠兼中書令

舊紀在四月封東平郡王薛居正五代史在三月亦云封東平

今從實錄止
加中書令

趙昶為忠武節度使

薛居正五代史趙犖傳曰文德元年蔡川平朝廷議勲犖檢校司徒

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丘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

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為理所犖一日念弟昶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日寢疾卒昶傳曰犖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昶為本州刺史俄而犖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詔授兵馬留後旋遷

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為理所時宗權未滅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忠權敗馬上云蔡州平以犇為忠武節度使下云昶為節度使時宗權未滅自相違今從犇傳

六月李克用攻邢州孟方立飲藥死弟遷為留後

實錄

以弟克脩守潞遣澤州刺史安金俊討方立方立因結諸鎮救援其將奚忠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急攻方立將馬溉出戰為罕之所擒溉謂曰欲圖邢州當先取磁州及并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信率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圖罕之軍立其弟遷求援汴州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鎮州王鎔遣克用书和解而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為安金俊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

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六月李存孝下洺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袁奉韜盡率其衆逆戰於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溉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洺州刺史史遷素得士心衆乃推為留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洺州乃擒馬溉實錄云溉為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為溉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為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洺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洺州刺史史遷為留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洺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辭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洺州刺史遷權知兵馬留後事及新舊紀實錄薛史方立傳皆云立其弟遷惟太祖紀年錄及薛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

十一月宦官始服劔佩侍祠

按田令孜楊復恭雖威權震主官不過金吾衛上將

軍則其餘宦官必卑矣但諸書不見當時宦官所欲衣者何品秩之灋服也

大順元年正月李克用取邢州

唐末見聞錄龍紀元年大軍守破邢州城孟遷

投來拜李存孝為邢州刺史十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教練使太祖紀年錄及薛居正五代史太祖紀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帥孟遷以邢洛磁三州歸于我執朱溫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而無月太祖紀年錄又曰太祖徙孟遷於太原以大將安金俊為邢洛磁團練使薛史孟遷傳曰大順元年二月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今從實錄薛史虔裕傳曰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鄆未及救援邢人因而携貳遷乃繫虔裕送于太原尋為所殺按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兗鄆也虔裕傳誤

二月克用攻雲州安金俊死

實錄四月丙辰朔李克用遣安金俊率師攻雲州赫

連鐸求援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出師赴之戰于蔚州太原府軍大敗燕師執金俊獻于朝据太祖紀年錄攻雲州在三月舊紀實錄皆在四月恐是約奏到然紀年錄不言克用敗蓋諱之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紀年錄唐末見聞錄皆云金俊戰死實錄云執獻之亦誤

克用巡潞州答李克脩

太祖紀年錄太祖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十月且命班師由

上黨而歸克脩性吝嗇太祖左右徵賂於克脩旬日間費數十萬尚以為供張不豐掎其事答克脩而歸太原俄而克脩憤恥寢疾薛史克脩傳曰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代邢洺及班師因撫封於上黨按太祖紀但遣罕之存孝攻邢州不云親行蓋罕之存孝圍邢州克用但以大軍屯境上為之聲援至十月先還罕之存孝猶圍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

四

邢州故正月
孟遷降也

四月時溥掠碭山朱友裕擊之

郝象梁太祖實錄前云
四月丙辰後云乙卯溥

出兵按長歷乙卯三
月晦日實錄誤也

張濬與楊復恭有隙上親倚之

舊傳再幸山南復恭代
令牧為中尉罷濬知政

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勲恃恩任
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
復用為宰相判度支据舊紀實錄新紀表濬自光啓三
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中間未嘗罷
免舊傳誤也
今從新傳

濬請討李克用

舊濬傳曰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
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

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按時安居受未殺李克恭舊傳誤也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中和破賊時瀋為諫議大夫出軍判官常以虛誕謗太祖太祖薄其為人及聞瀋入中書太祖嘗私於詔使曰張公傾覆之士先帝知其為人不至大任主上付之重位必亂天下瀋知之陰銜太祖按瀋自僖宗時為宰相紀誤

五月馮霸叛李元審擊之

元審與霸同部送後院將霸所以能獨叛而元審所以得

不死者蓋後院將有叛有不叛者叛者從霸不叛者從元審故克用益元審兵使討霸也

安居受殺李克恭附于朱全忠

編遺錄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克恭來降上請河

陽帥朱崇節領兵入潞兼克留後戊辰李克用圍之上遣葛從周率驍勇夜銜枚破圍突入上黨以壯潞人之心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亦同按克用未嘗自圍潞也克恭傳李元審戰傷收軍於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

元審於孔目吏劉崇之第是日州縣將安居受引兵攻
克恭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為留後居受遣人
召馮霸於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潞州自稱留後
為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眾據潞州自稱留後
求援於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唐
末見聞錄曰五月十七日昭義狀申軍變殺節使當日
點汾州五縣士團將兵赴昭義二十三日昭義僕射家
累入府新紀五月壬寅安居受殺李克恭按壬寅十七
日乃報到太原日也今從太祖紀年錄薛史克恭傳舊
紀五月丙午潞州軍亂殺李克恭監軍使薛績本函克
恭首獻之于朝濟方起兵朝廷稱賀此蓋克恭首到日
也舊紀又曰七月全忠遣從周帥千騎入潞州唐太祖
紀年錄薛史唐紀五月葛從周入潞太早蓋因克恭死
終言之編遺錄薛史梁紀八月克恭死太晚蓋因從周
入潞推本之又從周入潞全忠始請孫揆赴鎮當在
揆被執前也今克恭死從紀年錄從周入潞從舊紀

七月官軍至陰地關

舊紀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戰按君

立時圍潞州何暇至陰地關又不言勝負今不取

葛從周入潞州

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人圍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已入潞府

李存孝圍潞州呼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似從周實為留後也然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為潞州留後實錄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為河陽節度使按河陽自解張全義圍以來常附屬於汴朱全忠以部將丁會張宗厚等為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為河陽留後全忠使權昭義留後既不能守復歸河陽耳諸書因謂之節度使蓋誤也從周但與崇節共守潞州以其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

朱全忠遣兵攻李罕之援葛從周

編遺錄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壬寅上

往河陽令李讜救應朱崇節又命朱友裕張全義簡精銳過山於澤州北應接取崇節從周以歸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上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斬李重喬遂班師按讜等初圍澤州時語城上人云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是當時南兵方盛非孫揆就擒從周棄潞州之後也故置於此

九月全忠斬李讜李重胤而還

唐太祖紀年錄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

重胤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澤州李存孝將三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罕之云云李存孝憤其言引鐵騎五百追擊入季筠營門生獲其都將十數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

追襲掩擊至於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芎從周率衆棄城而遁唐末見聞錄閏九月昭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城逃遁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巾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迴戈歸府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山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重胤以狗遂班師焉實錄九月甲申朔康君立急攻潞州朱全忠駐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至馬牢山自與并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芎從周朱崇節率衆棄潞州歸按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讜追至懷州懷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讜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兩日也蓋紀年錄因從周據潞州事終言之九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二十日戊申若全忠至河陽始遣讜等趨澤潞既敗而從

周等棄潞來歸七日之間豈容許事蓋薛史因讜敗追本前事耳若九月二日從周已棄潞州何得十九日後攻澤州者猶云葛司空入潞府乎蓋實錄承紀年錄而誤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薛史事則兼採諸書

李克用敗李匡威赫連鐸

太祖紀年錄是月幽帥李匡威會赫連鐸引吐蕃點戛斯

之衆十萬寇我北鄙攻遮虜軍太祖御親軍出塞營於渾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於樂安鎮賊軍大敗遁走舊紀九月幽州雲州蕃漢兵三萬攻鴈門太原府將李存信薛阿檀擊敗之實錄閏月甲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敗赫連鐸引吐蕃點戛斯之衆攻遮虜軍克用營軍河川戰於樂安鎮破之鐸乃退軍此蓋約奏到日唐末見聞錄十一月十五日發往向北行紀有使報稱幽州李匡威收却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旋發諸州兵士至軍前二十九日大捷有勝曉告殺燕軍三萬餘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

齋榜到殺得退軍一千帳二十九日下
復云十九日亦誤今但繫此月不書日

閏月孫儒圍蘇州

吳錄十一月孫儒攻破望亭無錫諸
屯遂至蘇州今從吳越備史在閏月

十一月李存孝取晉絳克用上表訟寃

實錄十一月王
師入陰地關至

汾隰李克用遣將薛阿檀李承嗣拒之李存信以兵三千營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戰存信設伏擊破之邠鳳之師未戰而走禁軍自潰由是大敗存信直壓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戰敗退保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建拔晉絳遁還存信收二州舊紀克用遣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河西鄜夏邠岐之軍渡河西歸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退保絳州張濬在晉州存信攻之三日相與謀云云遂退舍五十里

十二月壬午朔濬建拔晉絳遁去存信收晉絳大掠河
中四郡張濬傳曰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
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進攻晉州薛居正五代
史武皇紀曰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遊軍至汾隰武皇
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於洪洞遣李存
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
存孝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為
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
曰十月存孝引收潞之師圍張濬于平陽云云存孝引
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
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濬之師
入陰地關犯汾隰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
繼發李存孝將兵五千進擊營於趙城敗韓建直壓晉
州西門自是閉壁不出存孝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
張行恭棄城遁建濬由含山路逃遁遂收晉絳初濬部
禁軍至晉州邠鳳之師望風遁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

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五日相公差晉州捉到天使閻大夫入京奏事兼貢表曰臣某乙言今月二十六日臣所部南界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等投臣當道齋到宰臣張濬勝一道內稱招討處置使兼錄到詔曰云陛下削臣屬籍奪臣本官仍欲會兵討問云云唐補紀曰朱全忠自攻破徐州頻貢章表克用與朱玫等同立襄王以罪狀請舉天兵臣率師關東犄角相應朝廷遂以宰臣張濬為都統授崔胤為河中府節度應援使大軍行到同州克用領蕃漢馬步稱三十萬入河北界其張濬使人探朱全忠兵馬並不來相應乃於昭義西與太原交戰不利而回朝廷知為全忠所賣便差使至克用與賞給令回貶都統張濬於雲夢除崔胤於嶺外薛史李承嗣傳初大軍入陰地薛志勤與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於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收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

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按李存信傳無攻晉絳事蓋舊紀十月存孝已背太原故此戰皆云存信實錄因之而誤据五代紀傳太祖紀年錄當是存孝又隰州隸河中節度所云入陰地關犯汾隰者蓋謂汾水之旁下濕曰隰耳又紀年錄實錄以張行恭為晉州刺史亦誤也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走則濬建安能保城實錄誤也今從李存孝傳唐補紀云崔胤為河中節度尤為疎繆自餘諸書參取之

張濬韓建至河陽

實錄明年二月云時張濬韓建兵敗後為克用騎將李存信所追至是方

自舍山踰王屋出河清達於河陽河溢無舟楫建壞民廬舍為木罌數百渡河人多覆溺似太晚今因濬建走之終言

十二月孫儒拔蘇州

莊宗列傳楊行密壽州壽春人初據本州秦宗權遣孫儒及行密

同攻陷揚州儒專據之龍紀元年儒出軍攻宣州行密
襲據揚州稱留後北通時溥儒引軍攻之大順元年行
密禦備力竭率衆夜遁出據宣州此說最為差誤國朝
開寶中薛居正修五代史江南未平不見本國舊史据
昭遠所記及唐年補錄作行密傳但知行密非壽春人
改為廬州又知行密非受宗權命與孫儒同陷揚州餘
皆無次叙今按吳錄太祖紀及高遠唐烈祖實錄行密
傳云光啓三年十月秦彥畢師鐸出奔行密入揚州十
一月孫儒圍揚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揚州行密奔廬
州八月自廬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殺
趙鐸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
月執斬儒復歸揚州且龍紀元年孫儒方彊行密新傳
宣州安能襲據揚州踰年哉近修唐書行密傳全用吳
錄事迹乃云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通時溥扞
儒朱全忠遣龐師古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
還宣州益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

置昇州以張雄為刺史

新地里志光啓三年以上元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初以

上元為昇州授雄刺史吳錄馮弘鐸傳大順元年復以

上元為昇州命弘鐸為刺史按是時雄尚存今從雄傳

二年正月李克用復上表詔復其官爵舊紀太原軍屯

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冤言賊臣張濬依倚全忠離間功臣朝廷欲令釋憾下羣臣議其可否左僕射韋昭度等議云云在十二月按是時昭度討陳敬瑄舊紀誤今從實錄

三月乙亥復陳敬瑄官爵

新紀二月乙巳赦陳敬瑄已未詔王建罷兵不受命十國

紀年亦曰二月乙巳復敬瑄官爵按二月辛巳朔無巳未新紀誤也今從實錄

四月王建表陳敬瑄田令孜不可赦

十國紀年朝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

制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
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

韋昭度除東都留守

舊紀龍紀元年正月昭度為東都留守實錄大順二年三月乙亥復

陳敬瑄官爵兩子以昭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若已除
留守不領西川節度及招討使則便應釋兵東歸不應
更留在彼縱使彊留諸軍亦安肯稟服王建亦何必更
說之云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籌之舊傳建脅說昭
度奏請還都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昭度還以檢
校司空充東都留守新傳亦同蓋今年三月既復敬瑄
官爵但召昭度還朝王建不肯罷兵昭度為所牽率亦
同執奏以為敬瑄不可赦既而為建所脅授兵東歸朝
廷責其進退失據故左遷留守如新舊傳所云者是也
今從之又昭度初圍成都楊守亮為招討副使顧彥朗
為行軍司馬王建為都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
東歸時獨建在彼以兵授之不見二人者按三月乙亥

詔書但云令彥朗建各歸本鎮則是守亮先已歸也彥朗得此詔必亦歸獨昭度與建留在彼耳然建令東川將唐友通食駱保是彥朗身歸而留兵共攻成都也

七月李克用攻雲州

舊紀實錄皆云克用率兵出井陘屯常山鎮大掠深趙盧龍李匡威

自率步騎萬餘援王鎔按唐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驛既平雲州乃討王鎔實錄蓋因舊紀之誤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於柳城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渾云云實錄云克用遣將急攻雲州蓋以前云克用親討王鎔故也按紀年錄討王鎔在後實錄誤

十月克用攻元氏柏鄉

唐太祖紀年錄曰攻元氏斬首千級進拔雹水攻柏鄉按雹水

屬易州克用方攻鎮州以救易定必不取其地恐誤也

十二月戊子斬李順節

唐補紀景福二年四月十七日夜見掃星長十丈餘承旨陳匡

用奏當有亂臣將入宮內昭宗乳母名曰素子自即位加夫人衆呼白婆左神策軍天威都軍使胡弘立先是軍中馬騎官巧佞取容朝廷達官多重之楊復恭為軍主與改姓名為楊守節主上每出畋遊經天威軍內其楊守節以儉巧趨附乞與主上為兒既而允從頗生驕縱於是引聖人入堂室令妻妾對於庭簷或入內中經旬不出致主有撫楹之咎為臣懷通室之非承醉奏云玉印金箱兒未曾識望阿郎略將宣示以慰平生其白婆在側曰此寶非凡人得見不用發言於是奏云除此老嫗方應太平從此白婆得罪不見蹤由兩神策軍以其事漸乖必為大禍與諸王商議須急去除於重陽節向樞密院中排宴喚入謝恩却出宣化門供奉官似先知袖劍揮之諸王相次傳及以為醢醢按胡弘立即順節也新舊紀及諸書景福二年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傳

聞之誤今日從實錄事則參取諸書

馮行襲為昭信防禦

薛居正五代史行襲破楊守亮兵詔升金州節鎮以戎昭為軍額即

以行襲為節度使按實錄光化元年正月始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新方鎮表光啓元年升金商都防禦使為節度使是年罷節度置昭信軍防禦使治金州光化元年始升昭信軍防禦為節度使天祐二年賜號戎昭軍薛史誤也

更名涇原曰彰義軍

新表在乾寧元年今從實錄

陳巖卒妻弟范暉為留後

蔣文懌閩中實錄云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

昭宗實錄在明年三月恐約奏到今從閩中錄十國紀年又薛史閩中錄閩書皆云范暉巖壻餘書皆云妻弟

林仁志王氏啓運圖載監軍程克
諭表云妻弟此最得實今從之

景福元年正月李克用大破幽鎮兵

實錄在二月恐約奏到今從唐太祖

紀年錄

二月朱全忠為朱瑄所敗張歸厚力戰

歸厚傳云十一月誤也今從梁

紀

金忠奏貶趙克裕

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言而貶新紀

云己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今從編遺錄

張訓取常州

新紀景福二年二月楊行密陷常州按行密自宣歸楊過常州已歎張訓之功新紀

誤也今從
十國紀年

趙德諱堯

實錄此月以前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起復某官不言德諱卒在何時新傳薛史但云匡

凝為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諱卒凝自為襄州留後朝廷即以旄鉞授之亦不言年月今附於此

三月顧彥暉斬竇行實

實錄明年正月楊守厚攻東川以竇行實為內應事泄行實死

守厚遁去因李茂貞與王建爭東川追叙今年事耳今從十國紀年

四月楊行密取楚州執劉瓚

新紀三月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十國紀

年三月時溥遣兵三萬南侵至楚州四月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徐兵於壽河俘斬三千級取楚州執瓚今從之

六月行密歸揚州

十國紀年行密過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釵下之不亦壯

哉舊紀大順二年三月淮南節度使孫儒為宣州觀察使楊行密所殺初行密揚州失守據宣州孫儒以兵攻三年是春淮南大饑軍中疫癘病是月孫儒亦病為帳下所執降行密行密乃併孫儒之衆復據廣陵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曰大順元年行密危感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儒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為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唐補紀大順二年六月孫儒兵敗於宛陵城下楊行密進首級於西京吳錄曰景福元年六月六日太祖盡帥諸將晨出擊儒田頌臨陣擒儒以獻斬儒於市傳首京師新紀實錄十國紀年皆
据此舊紀薛史唐補紀皆誤

七月王建圍彭州王先成白七事

張彭耆舊傳曰五月二十日諸軍馬步兵

士到彭州城下至七月初已經五十餘日諸軍兵士始到刈麥充糧至七月初麥盡並無顆粒兵士但托求糧食乃每日遠去入山虜劫逃避百姓有一軍士本是儒生乃往北面寨說於統帥云云十國紀年王先成謂王宗侃云云先成上招携七事建皆納之先成蜀州新津人按十國紀年王建自二月辛丑遣王宗裕等擊楊晟遂圍彭州又晟遣楊守忠書云歛邑雖小圍守三年矣而張勣云五月二十日方圍彭州或者先圍之不克而再往與勣但云有一軍士而十國紀年姓王名先成不知其本出何書也

李茂貞取鳳興翔

薛居正五代史茂貞傳曰大順二年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

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為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始萌問鼎之志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云

大順二年誤
也今從新紀

八月茂貞拔興元

舊紀景福元年十一月辛丑鳳翔郾寧之衆攻興元陷之節度使楊守亮

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二月辛未華州刺史韓建奏於乾元縣遇興元散兵擊敗之斬楊守亮楊復恭傳首實錄乾元七年七月鳳翔郾寧之衆攻興元陷之楊守亮楊復恭突圍而遁新紀景福元年八月茂貞寇興元守亮楊滿存奔閬州乾元七年七月茂貞陷閬州八月守亮伏誅新復恭傳景福元年茂貞攻興元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十國紀年蜀史景福元年十月行瑜茂貞表守亮招納叛臣請討之感義節度使滿存救守亮為茂貞所敗奔興元十一月郾岐攻陷興元楊復恭帥守亮守貞守忠滿存同奔閬州十二月壬午華洪敗守亮等於州按實錄景福二年正月移茂貞山南於時守亮不應猶在山南今年月從新紀事

則參取
諸書

十月李存孝以三州歸朝廷

實錄大順元年十月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晉

州率行營兵據邢州舊紀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為昭義帥怨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率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明仍致書與張濬王鎔求援唐末見聞錄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孝領兵打晉州遁歸邢州背叛與宰臣張濬狀曰某自主三郡已近二年又曰常思安知建在此之日歸順朝廷之時四鄰不有保持一家俄受塗炭以此猶豫莫敢申明遂至去年遽絕鄰好豈是某之情願蓋因李某之指揮又曰自今春戰爭之後實願休罷戈鋌自九月十五日已來曰有李某之人使促令某南面進軍至趙州牽脅李某即土門路入直屈鎮州今月十四日照義軍人百姓等眾請某權知兵馬留後歸順朝廷大王聞

存孝致逆大震雄威令下先差大將進軍速至邢州仍
候指揮不得輒有闕敵但圍小壘專俟大軍据唐太祖
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紀傳實錄新紀皆云景福元年
十月存孝叛太原歸朝廷而舊紀唐末見聞錄在大順
元年十月舊紀恐是連言以後事按二年三月安知建
方據太原而此書中已說知建又云自主三郡已近二
年存孝大順二年方為邢洺磁節度至景福元年乃二
年也然則實錄云邢州刺史據邢州亦因舊紀之誤聞
錄所載存孝書益與
王鎔誤云與張濬也

二年正月移李茂貞於興元徐彥若鎮鳳翔

舊紀在七月癸未今

從實錄
新紀

二月朱友恭本李彥威

薛居正五代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為汴之賈人李七郎十國紀

年以為壽州賈人友恭傳云
彥威卅角事太祖今從之

三月以渝州刺史柳玘為廬州刺史

新傳云玘坐事貶廬州刺史卒玘夢

瑣言亦云謫授廬州新舊書玘貶官無年月今據實錄此月玘自渝為廬州刺史當是時貶渝州後移廬州新傳北夢瑣言誤也

四月時溥自焚

實錄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汴將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舊傳溥求援

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也新紀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溥死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降人報汴將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沒溫既下徐

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孫儲為徐帥既而溫以佗詞斥去自以其將鎮之四月八日蓋河東傳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

鎮人殺李匡威

實錄殺匡威在五月恐約奏到舊紀六月乙卯幽州李匡威謀害王鎔恒州三

軍攻匡威殺之舊傳唐太祖紀年錄皆云五月新紀四月丁亥按匡籌奏云四月十九日是月已巳朔十九日丁亥也今從之

六月曹誠等四人赴鎮

舊紀三月庚子以陳珮為嶺南東道節度使曹誠為黔中節度

使李鋹為鎮海節度使孫惟晟為荆南節度使時朝議以茂貞傲侮王命武臣難制故罷五將之權今從實錄止是四將

七月張雄卒

新紀八月庚子蓋約奏到之日今從十國紀年

八月嗣覃王嗣周

按順宗子經封鄴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避武宗諱改鄴作覃

九月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今年五月以李鋌為鎮海節度使令赴鎮今復除鏐者按

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惟晟除荆南時成汭已據荆南二人安得赴鎮蓋但欲罷其軍權其實不至鎮而反耳實錄云仍徙鎮海軍額於杭州按吳越備史是歲鏐初除鎮海節度使猶領潤州刺史至光化元年始移鎮海軍於杭州實錄誤也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徐彥若赴鎮

舊紀覃王率扈駕五十四軍進

攻岐陽今從實錄

崔安潛言門戶終為縉郎所壞

舊傳脩初拜平章事安潛有此言按安潛去年

卒必先時嘗有此言也

十月杜讓能賜死

續寶運錄曰大順二年相國杜讓能孔緯值上京頻嬰離亂朝綱紊墜是

時狗意諸道扈駕兵五十四都坊坊皆滿兼近藩連帥要行征討便自統軍至如岐陽李茂貞先朝封為太子本姓宋洋州牧先祖討昭義劉從諫有功子孫爵賞不絕洎壽王登位後遣禮部侍郎薛珪持璽書具禮冊為岐王茂貞先中和年中投判軍容使田令孜作養男姓田名彥賓蓋趨其勢也汴州朱溫先朝冊東平王至今上又遣薛珪珪為禮儀使延王為冊命使封為梁王且岐王與北司人情方洽宰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旆咸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寘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相國令往咸陽謝過及二相到

咸陽見岐王戰不能言岐王大怒却令歸中書省過纔到中書上又發遣令祈謝岐王如是往來三度岐王又奏曰二相見臣並不措一言如此曠官有辱聖代請行朝典別選英賢上不樂教罷知政事不得已除孔緯荆南節度杜讓能除河中節三日後敗於嶺表出國門三十里並賜自盡時岐王率驍果五千人住咸陽及貶二相乃退此皆誤謬之說今從實錄

十二月朱瑄朱瑾救齊州

編遺錄云十月乙未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

乾寧元年二月鄭綮同平章事

舊傳云光化初為相恐誤北夢瑣言曰綮雖有

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咎責之然其儒懦清慎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王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

攘却相國奏到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按明年李克用舉兵至渭北縈已罷相今從實錄新紀

三月李克用誅李存孝

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筠安廉八軍吏劉藕子路州所俘供

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騎將薛阿檀懼自刺按舊紀克用擒歸範尋遣歸因附表訴冤不聞復往晉陽也薛居正五代史鄧季筠傳後復自邢州逃歸汴紀年錄誤也存孝傳曰武皇出井涇將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八耳

六月克用殺赫連鐸

舊紀六月壬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以薛志勤守雲中按唐太

祖紀年錄莊宗列傳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皆云大順二年武皇拔雲州鐸奔吐谷渾誤也新紀六月赫連鐸

及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太祖紀年錄十月討李匡籌師次新城邊兵願從者衆赫連鐸曰義誠數敗至是窮蹙無歸自繫膝行詣於軍門太祖微數其罪笞而脫之薛史武皇紀吐谷渾傳亦云鐸等來歸命笞而釋之薛志勤傳云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為大同防禦使與舊紀異唐末見聞錄六月收雲州處置赫連鐸活擒白義誠進軍幽州界巡檢迴府新紀益据此今從之

九月克用殺康君立

薛居正五代史李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溫者君立以

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三十日相公於左街宅夜飲行劒斫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放出尋已自薨薛史賜酖恐是文飾其事

十一月克用圍新州

唐太祖紀年錄十一月壬辰大軍拔截寇進收揚門九月戊戌下武

州甲寅攻新州營於西北隅按十一月己未朔無壬辰戌戌甲寅紀年錄誤今從實錄

十二月盧彥威殺李匡籌

唐太祖紀年錄作匡儔今從新舊紀傳實錄

二年二月辛卯董昌即帝位

吳越備史云癸卯昌僭號按會稽錄昌自云應兔子

之識欲以二月二日僭號取卯月卯日也而實錄長歷皆云二月己丑朔非當時歷誤即今日歷誤要之昌必以二月辛卯日僭號

昌改元順天

吳越備史曰癸卯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大聖皆非

也羅隱撰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啓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將軍門稱天冊之樓以會府為宣室之地明告我其所稱曰權即羅平國位昌狀印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十國紀年亦云年號順天會稽錄云天冊蓋

誤今從
備史

八月李克用釋華州移兵營渭橋

唐太祖紀年錄王師攻華州俄而卻廷昱

至且言茂貞領兵三萬至盤屋行瑜領軍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圍進營渭橋按實錄八月延王戒丕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已丑克用進營渭橋又紀年錄載詔曰省表已部領大軍前月二十七日離河

中蓋克用不覲圍華州但遣別將將兵往及聞邠岐謀迎駕乃遣華兵詣渭橋即所謂前鋒者也克用既以七

月二十七日離河中則戒丕至彼必在其前實錄云八月至河中誤也今從紀年錄

克用遣李存信等攻梨園

莊宗列傳曰三鎮亂長安李存信從太祖入關以前軍先

自夏陽渡河攻同華屬邑下之時太祖在渭北伶官羣小或勸太祖入朝自握兵柄太祖亦以全忠圖已朝廷

不能斷心微有望月餘不進軍存信與蓋寓乘間密啓曰大王家世効忠此行討逆止為邠鳳不臣但令臣節為天下所知即三賊不足平也而悠悠之徒不達大體或以弗詢之畫苟悅台情雖俳優之言不宜縱其如此京師咫尺天聽非遙實無益於英德也今三凶正熾須速圖之事留變生無宜猶豫太祖曰公言是也即日出師下梨園砦按克用謀大事固非伶官所豫又實錄已丑克用進營渭橋癸巳克梨園中間四日耳無月餘不進事且既云羣小勸入朝即當詣行在不當留渭北此特李存信之人欲歸功於存信耳今不取

克用遣子存勗詣行在實錄作存貞據後唐實錄薛居正五代史莊宗未嘗名存貞實

錄蓋誤

十一月朱瓊降於朱全忠

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瓊降及死皆在十月按編遺錄十一

月丁巳瓊遣軍將三百新奉檄歸
義壬申瓊自來辛巳死今從之

三年六月汴人擒李克用子落落

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實

錄擒落落皆在七月葛從周李存信傳在五月今從梁太祖紀

李茂貞表請勒兵入朝

薛居正五代史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

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唐補紀曰五月朝廷除覃王為鳳翔節度使除茂貞為興元節度使茂貞拒命不發亦無向闕之心自是京國人心驚憂出投郊垆京城為之一空上潛謀行幸按實錄新舊紀諸書茂貞未嘗除東川薛史誤移鎮興元乃景福二年

事唐補紀誤今從實錄

茂貞逼京畿覃王敗績

舊紀二月茂貞請入觀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統四軍以衛近

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實錄命延王部神策諸軍於三橋防遏茂貞上言延王稱兵討臣臣有何罪言將朝觀丙寅李茂貞大軍犯京師覃王拒之於婁館王師戰不利新紀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今從舊紀

八月朱朴同平章事

舊傳曰朴庸儒木強無他才伎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為姦

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為笑端唐補紀曰朴亦有文詞託識諸王下吏人以通意旨言方今宰相皆非時才致令宗社不安頻有順動若使朴在相位月餘能致太平諸王以為然乃奏天聽翌日宣喚顧問機宜便入中書令參知政事諸相座愕然莫測

其籌謨經四五月並無所聞遂貶出嶺外按朴雖庸
亦恐不至如舊傳所云唐補史亦恐得之傳聞非詳實

今從
新傳

九月崔胤同平章事

舊傳胤檢校兵部尚書嶺南東道節度使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

上疏理之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新傳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扈當國時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扈按胤出為清海節度使在後非比年舊傳誤今從實錄

貶陸扈硤州刺史

舊傳曰九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之起也扈堅請曰播越之後

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為他盜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祇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扈

沮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
按此乃景福二年朴讓能討鳳翔事時宸未為相舊傳
誤新傳亦同
今從實錄

十月丁巳韓建兼把截使李巨川許國公勤王錄十月十日敕命公權知京兆尹并

充把截使實錄作癸丑是
月戊申朔今從勤王錄

李茂貞獻助修宮室錢舊紀實錄皆云茂貞進錢十五萬助修京闕按十五萬乃百五

十貫太少蓋
脫貫字耳

十一月李師悅卒子彥徽知州事實錄乾寧二年四月忠國節度使李師悅

卒以其孫彥徽知留後
今從新紀十國紀年

四年正月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勤王錄曰公以儲副之設國之大本上表云云

敕宜從允時正月十一日也當四日之間而儲君奉冢祀宗室歸藩邸蓬頭突鬢之士不入於禁門文成五利之徒不陳其左道君父開悟遐邇詠歌人不震驚市無易肆公之力也李巨川著書矯誣善惡乃至於此今從實錄

丙申龐師古葛從周入鄆州執朱瑄

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辛卯營于

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為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朱瑄棄壁夜走葛從周擒瑄并妻男以獻按濟水自王莽時大旱不復能絕河而南自是河南無濟水編遺錄曰五月遣騎於鄆州軍前追從周徑往洹水董師以代侯言師古留攻鄆梁太祖實錄四年正月復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十五日辛卯營其西南河外龐師

古命諸將撤木為橋以圖宵濟癸巳前軍以心膂百人
盜決河口甲午浮橋集水次乙未夜師古中軍先濟聲
振壁內朱瑄聞之棄壁走編遺錄四年正月巳卯朱瑄
兵少糧盡不敢出戰然深溝高壘難越也從周師古乃
取清河內小舟採野葛草茅索之以為巨纜乃於其牆
南建浮橋丙申功就我師渡橋朱瑄奔遁皆不云濟水
師古去年三月巳敗鄆兵于馬頰追至西門據故洛亭
子為寨乙未夜先濟蓋鄆城下清河水疑朱瑄引之以
環城固守故師古等為浮橋以濟師河既可決明非自
然之水也舊紀癸未龐師古陷鄆州朱瑄與妻榮氏潰
圍走瑄至中都為野人所殺榮氏俘於軍新紀丙申全
忠陷鄆州實錄二月丙午朔陷鄆州瑄至中都為亂兵
所殺妻榮至汴為尼據薛史辛卯營於濟水則癸未鄆
未破也新紀云丙申陷鄆實錄二月蓋約奏到今從編
遺錄

新紀

師古為鄆州留後

舊紀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師古傳皆云師古為鄆州留後編遺錄

薛史梁紀皆云友裕按編遺錄三月丙子以友裕為鄆州留後師古為徐州留後蓋初以師古守鄆州後以友

裕代之而徙師古於徐州也

二月己未赦天下

實錄降德音曲赦天下云德音即非赦既云曲赦即不及天下實錄誤也

四月李繼瑋為匡國節度使

實錄賜同州號匡國軍以防禦使李繼瑋為匡國節

度使按新方鎮表乾寧二年賜同州號匡國軍王行約已嘗為匡國節度使蓋行約死繼瑋但為防禦使今始

復舊

名耳

韓建奏貶張禕等

實錄貶刑部尚書張禕趙崇蘇循等為衡州司馬韓建惡之誣奏貶焉禕

等必不皆為刑部尚書皆
貶衡州司馬實錄誤也

五月朱友恭執瞿章

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於武昌

收復黃鄂二州新紀壬午全忠陷黃州刺史瞿璋死之朱友恭傳云瞿章十國紀年作瞿章吳錄云執刺史瞿章當可据

八月韓建殺通儀等十一王

舊紀是日通覃以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為建兵所

擁至右隄谷無長少皆殺之唐補紀曰六宅諸王准前商量請置殿後都韓建怨怒進狀爭論與諸王互說短長上乃縛韓王克良以下十人送韓建府建以棘刺圍於大廳經宿不與相見軍吏諫遂請諸王歸宮散却殿後都新紀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湮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按舊紀

韓建奏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八人
新宗室傳初帝遣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
又有覃王嗣周則是十一人新紀傳儀作沂按昭
宗子裡封沂王不應更封宗室舊紀儀王恐可據

朱朴再貶郴州司戶

實錄朴貶郴州司戶按薛廷珪鳳閣書詞有朴自祕書監責除蜀王

傳分司東都制云苞藏莫顧於朝綱進見不由於相府
復云猶希顧問之間來撓澄清之化又貶渠州司馬制
云爭臣條奏憲府極言指陳負固之謀
忿嫉崇姦之計與此稍異今從實錄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十九

光化元年正月韓建為修宮闕使

實錄建以行宮卑痺無眺覽之所表獻城

南別墅建初修南莊起樓觀疏池沼欲為南內行廢立之事其叔父豐見其跋扈謂建曰汝陳許間一民乘時危亂位至方鎮不能感君父之惠而欲以同華兩州百里之地行廢立覆族在旦暮矣吾不如先自裁免為汝所累由是建稍弭其志及李茂貞表請助營宮苑又聞朱全忠繕治洛陽累表迎駕建懼故急營葺長安率諸

道助役而又親程功焉按建若欲廢立何必先營南內今不取

九月羅弘信薨

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弘信傳太祖紀年錄皆云弘信八月卒按八月昭宗還京

弘信猶加官舊紀傳九月卒今從之實錄十月約奏到也

十月王珙殺王杞

杞為給事中并遇害舊紀實錄皆無年月今因珙伐河中事附此

十一月崔洪以弟賢為質

十國紀年洪託以將士不受節制遣兄賢質於汴按舊紀

十月汴將張存敬以兵襲蔡州刺史崔洪納款請以弟賢質于汴許之實錄亦云弟賢今從之

二年三月朱全忠遣丁會下澤州

實錄丁已葛從周復取澤州按編遺錄丁

巳河橋丁會收復澤州實錄云從周誤也唐太祖紀年錄三月周德威敗氏叔琮於洞渦驛先是逆溫令丁會

將兵助李罕之戍潞州至是葛從周復入潞州以代丁會賊復陷我澤州梁實錄薛史梁紀皆云六月方遣從周入潞州紀年錄於此連言後事耳

六月葛從周代丁會守潞州

編遺錄六月乙丑李罕之疾甚請歸河陽丁卯上令

抽大軍迴以丁會權制置綏懷上黨上乃東歸不言遣從周入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六月帝喪丁會為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鎮路入潞州以援丁會梁實錄後唐紀皆云代會自此至潞州破賀德倫走不復見會名或者李罕之既卒復召會守河陽以從周代之不可知也今因會鎮潞終言之

三年七月李嗣昭敗汴軍於內丘

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堯山至內丘

遇汴軍三千戰敗之擒其將李瓌薛居正五代史後唐紀與紀年錄同惟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

馬步五萬取馬嶺進軍下山東某月山東告捷收得洛
州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新紀八月庚辰陷洛
州薛史唐紀九月嗣昭棄城歸蓋據此也按編遺錄八
月中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毬場饗士忽有大風驟起
占者曰賊風果於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洛州然則
嗣昭出兵乃七月二十五日也編遺錄又曰八月乙丑
出兵救洛州乙丑九日也又進通敗奔歸太原
在八月見聞錄誤今從編遺錄紀年錄梁紀

八月嗣昭敗汴軍于沙門河

編遺錄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蕃寇出并州來攻

洛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尋亦自領衙軍相繼
北征翌日達滑臺軍前馳報洛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
踰堞墮而傷足為賊所擒唐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
又遇汴軍于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洛州刺史朱紹宗
挈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
日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洛州捉得刺

史朱溫姪男舊紀八月庚辰嗣昭攻洺州下之薛史梁紀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洺州新紀亦在庚辰乃二
十五日也實錄在九月
約奏到今從編遺錄

九月葛從周大破李嗣昭

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洺州嗣昭棄城而歸是役也王

郃郎楊師悅陷賊洺州復為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邨回被汴州捉到王郃郎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洺州嗣昭棄城而歸葛從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棄洺州敗於青山口今從唐末見聞錄
唐紀實錄

十月馬殷克桂州

唐烈祖實錄新唐書本紀路振九國志楚世家皆云光化二年殷克桂州

馬氏行年紀及王舉大定錄云天復元年惟曹衍湖湘
馬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宣晟自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
丁卯十二月收嶺北七州明年十月平桂州差繆極甚
新唐書方鎮表光化三年升桂管經畧使為靜江軍節
度而本紀乾寧二年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
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死之歲月既已倒錯又以
士政為元靜部將同死尤為乖誤今據武安節度掌書
記林崇禧撰武威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
款自乾寧三年至光化三年
五年矣又與實錄合故從之

十一月庚寅劉季述等廢立

按此月乙酉朔己丑五日
庚寅六日也廢立之日舊

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
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
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肯
即從之補錄紀年錄云脅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

穴牆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與社稷為主又云后
白軍容令聖上養疾皆程匡柔為宦者諱耳不可信也
解崔胤度支等使舊傳劉季述畏朱全忠之強不敢殺
崔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
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急
攻晉絳河中按舊紀新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胤罷相
事全忠攻晉絳河中乃
在明年返正後今不取

十二月李振勸朱全忠討季述

薛居正五代史李振傳
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

於長安邸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
事既至巖乃先啓曰主上巖急內官憂恐在中尉欲行
廢黜敢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
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况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
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振復命劉季述果作亂程巖
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振至陝陝已賀矣護

軍韓昇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昇範即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編遺錄上雖聞其事未知撫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達大梁欲潛謀返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振迴益詳其宜也尋馳蔣玄暉與崔胤密圖大義薛史梁紀季述幽昭宗立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願以唐之神器輸於帝時帝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回因言於帝云云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返正按季述廢立之前李振若已嘗立異今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返正乎今從編遺錄又按唐太祖紀年錄及舊張濬傳皆云濬勸諸蕃匡復而梁實錄及李振傳皆云濬勸全忠附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傳相違恐梁實錄誤振傳據實錄也唐補紀曰自監國居位將及五旬賤表不來朝野驚虞亢旱時多虹蜺背瑀崔胤覩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

朱全忠封崔胤檄書并手札等與李述云彼已翻覆早
宜別圖無何李述以此書示於崔胤曰比來同匡社稷
却為鬪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胤唯云無此事遭
人反圖刻蠟偽名自古乃有軍容若行怪怒則乞俯存
家族李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終胤其夜便致書謝全忠
云昨以丹誠諮撓尊聽却蒙封示左軍劉公其人已知
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相損害然遠託令公為主方應
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詬曰劉李
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年兄弟之故特令報渠不能
自謀却示崔相道我兩頭三面實是難容我若不殺此
公不姓朱也乃擲於地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
茲與大梁同謀大事按崔胤鼎來內倚昭宗外挾全忠
與宦官為敵今昭宗既廢胤所以得未死者以與全忠
親密故也全忠安肯以其書示李述李述恨胤深入骨
髓若得此書立當殺胤豈肯復以示胤而與之盟誓
也此殊不近人情皆程匡柔黨宦官疾胤之辭耳

天復元年正月全忠封東平王

舊紀二月以全忠守中書令進封梁王薛居正

五代史梁紀正月癸巳進封帝為梁王酬返正之功也實錄癸巳沛郡王朱全忠加定謀宣力功臣進封東平王新紀二月辛未封全忠為梁王按編遺錄此年二月辛未表讓梁王三年二月制云兔苑名邦睢陽與壤光膺簡冊大啓封疆可守太尉中書令進封梁王或者今年已曾封梁王全忠讓不受改封東平王至三年乃進封梁王而三年制辭前官爵已稱梁王蓋誤也今從實錄

崔胤留岐兵三千宿衛

唐補紀曰其月八日李茂貞朝觀留二千人在右街侍衛而回

崔胤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側安下鳳翔劫駕西去朱全忠又闇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紬絹進奉推車子人皆是官健入崔胤宅中心心驚惶不同前後崔胤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新傳韓全誨等知崔胤必除

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徽總之
亦諷朱全忠內兵二千居南司以妻敬思領之蓋取唐
補紀耳按韓偓金鑾密記偓對昭宗云當留兵之時臣
五六度與崔胤力爭胤曰某實不留兵是兵不肯去臣
曰其初何用召來又胤云且喜岐兵只留三千人據此
則是胤召茂貞入朝仍留其兵也又舊紀梁實錄編遺
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等諸書皆不言全忠嘗遣兵宿
衛京師若如唐補紀所言岐汴各遣兵數千人戍京師
則昭宗欲西幸時兩道兵必先闕於闕下不則汴兵皆
為宦官所誅不則先追去今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得於
傳聞又黨於宦官深疾崔胤未足信也然胤所以欲留
茂貞兵為已援者蓋以茂貞自以誅劉季述為已功必
能與已同心離疾宦官以利誘之
遂復與宦官為一耳今從金鑾記

二月李克用修好於朱全忠

唐末見聞錄乾寧四年六月差軍將發往汴州為使

其書云云汴州回書云云據全忠書有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將又云鎮定歸款浦晉求和則非乾寧四年明矣唐年補錄天復元年五月壬午制以朱全忠兼領河中乃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併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太原夷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聘全忠書辭與見聞錄同全忠答太原書又進表云臣與太原曾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掇猜嫌止為各爭言氣又云但以來書意指未息披攘又云臣詳茲來意益切憤懷不敢遂與通和必恐有孤朝寄已遣諸軍進討訖續寶運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自河府抽軍便赴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析聞奏訖臣今月二十三日部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使張持與臣書一封并馳馬弓箭銀器匹段等與臣通和其張持臣且與迴書放歸訖當月河府抽回兵士即勒權於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路州便遞迤赴太原進討次其李克用與臣書一封謹

隋狀封進天復四年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表到駕前
奉襄宗三月八日敕云云天復四年尤誤也編遺錄
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軍將張持執檄厚幣而來釋
憾亦差軍將持函以為報又曰辛巳上欲北回軍便征
北虜近者李克用以甘言重幣請通和好遂具事奏聞
語與補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元年六月太祖以梁
寇方彊難以兵伏陽降心以緩其謀乃遣押牙張持持
幣馬書檄以諭之請復舊好書詞大陳北邊五部士馬
之盛皆吾外援朱溫視之不憚令敬翔修報詞旨疎拙
人士嗤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
遣牙將張持來聘帝亦遣使報命李襲吉傳天復中武
皇議欲修好於梁命襲吉為書以貽梁祖書辭與見聞
錄同其年月日各參差不同据全忠荅太原書云今月
二十二日使至又上表云先自河府抽軍赴太原又云
二十三日日到東都則克用書達全忠必在天復元年
二月下旬今從編遺錄梁紀

五月氏叔琮等自石會關歸

編遺錄四月壬戌上以李克用遣張持齋書請尋

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留見差發專人入太原許通
懽好兼并州地寒節候甚晚戎馬既多野草不足於芻
牧尋令氏叔琮迴成後唐太祖五月氏叔琮及四面賊
軍皆退薛史梁紀班師在四月後唐紀汴軍退在五月
蓋全忠以四月命班師而叔琮等以五月離晉陽故國史記之各異也

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

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庚申帝發自大梁今從編遺錄

閏月丁會為昭義節度使

薛居正五代史會傳自河陽以疾致政於洛陽梁祖季年

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
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
度使按光化二年六月會自河陽為昭義節度使九月
李克用取潞州表孟遷為節度使時罕之已卒必是會

却領河陽至此纔二年則非致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
全忠未嘗誅戮大將疑會降河東後作傳者誤以天祐
中事在前言之耳

崔胤召朱全忠

唐太祖紀年錄會汴入寇同華宦者知
崔胤之謀時胤專掌三司泉貨韓全誨

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譟訴以冬夜滅損軍人又上前
披訴天子狗衆情罷崔胤知政事崔胤怒急召朱溫請
以兵師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河中胤潛作急詔令
全忠入朝又修書云云全忠得此書詔便發河中還汴
按是時全忠未寇同華胤亦
未罷紀年錄誤今從唐補紀

十月全忠舉兵發大梁

薛居正五代史十月戊戌奉密
詔赴長安是時朝廷軍國大政

專委崔胤崔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崔一日於便殿
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中官視崔皆裂以重賂

甘言誘藩臣以為城社時因讎聚則相向流涕時崔專
掌三司貨泉金誨等教禁兵於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
已罷崔知政事崔急召太祖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按
帝幸鳳翔前崔肩未罷相此與太祖紀年錄略同亦誤
丁酉宮禁諸門增兵防守

按金鑾記二十日入直隔夜
崔公傳語明日請相看侵早

到門崔出御札相示然則添人把門及降御札皆十九
日事實錄已亥差人把門已亥乃二十一日實錄誤也

十一月壬子韓全誨等劫上幸鳳翔

續寶運錄其年十
月朱全忠發士馬

十一月入長安聖上幸鳳翔宰臣裴諗翰林學士令狐
渙等扈從其皇后王氏及百官太子王印龍服並是汴
州迎在華州相次修東都宮室旋迎赴東都其年十一
月初鳳翔士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甚及
七日汴州士馬入京赴救長安士庶
並走攢在開化坊其說妄謬今不取

乙卯全忠取華州

編遺錄上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出牆歸投上於西溪亭子與建飲膳畢

却歸赤水營旬日乃請建克忠武節度使梁太祖實錄
乙卯大軍及華州建來降甲辰署建權知華州事仍以
宣武牙推龔麟佐之唐太祖紀年錄丙辰汴軍攻華州
九日建以城降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城登壘全
忠斫開城門屠之不留噍類華州韓建聞此出城三十
里迎之只於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便仰衣錦乃差人
押出關求舊傳建令李巨川至河中送款敬翔疾其文
華勸全忠害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祖紀丙辰帝表建權
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實錄乙卯全忠取華州丙辰次
武功徙建為忠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蓋丙辰字誤
也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遽至武功唐補紀又云
昭宗不知崔胤偽行詔命聞朱全忠平陷兩州十一月
三日亥時奔波西去按行約乃克用取同州時節度使
也程匡叅妄謬多此類今取華州日從梁太祖實錄李

巨川死從
昭宗實錄

崔胤請全忠迎駕

編遺錄于時長安無人主朝廷無敕書帝在岐下無輔臣自漢魏以來喪

亂未若今日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離赤水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已未發赤水按唐太祖紀年錄朱溫至長樂崔胤帥百官班迎編遺錄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軍前商議實錄云胤東寓華州又云胤召溥至赤水皆誤也舊紀亦云胤令溥至赤水促全忠迎駕今從之發赤水日從編遺錄

戊辰全忠至鳳翔

實錄乙丑全忠駐軍岐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按全忠癸亥離長安

乙丑丙寅至岐太速
今從編遺錄新紀

辛酉全忠移兵趣邠州

金鑒記曰十七日早聞岐師昨夜二更却迴云軍大敗汴令有

表迎駕并述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白
麻盧光啓可諫議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
洎兼知外制誥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東去二十五
日汴軍離發延英門舊紀癸酉全忠辭去今從編遺錄
崔胤責授工部尚書實錄載制辭曰三居極位一無可
稱又曰無功及人為國生事按舊
傳前云罷知政事落使務後云同平章事鹽鐵轉運使
實錄前云罷胤鹽鐵使至此制官位中復帶鹽鐵使皆
誤

二年二月戊寅全忠旋軍河中

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
二月戊寅上以久駐兵

車於三原乃議東歸蒲阪遂取高陵櫟陽左馮入于蒲
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摠御戎馬發自三原復
至武功縣駐馬貢章奉辭迴軍
赴蒲坂今從唐年補錄舊紀

三月李嗣昭李嗣源等勸李克用固守

唐太祖紀年錄
嗣昭與今上日

夜入賊營斬將奪旗賊多驚擾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
虜衆悉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其掩殺不
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千人實錄朱友
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
中弟克寧止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
營友寧乃燒營而遁按紀年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
莊宗也

實錄誤

李儼張濬之子

唐補紀二年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
李儼齋御札自巫峽問道潛行宣告吳

王楊行密為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
其張濬先為都統討太原退軍朝貶韓建力救不赴貶
所只在二峯其男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
於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殺戮按此年

濬未死儼賜姓
李見此年十月

五月己未朱全忠發河中

金鑒記五月三日岐馬步軍敗迴戈傷中不少八日聞四

面百姓盡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汴帥於鄆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按編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遊兵耳實錄據金鑒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至石鼻乙丑至橫渠已巳駐師城南誤也

六月丁亥全忠圍鳳翔

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暨號縣辛未文通洩兵驟出布陣俟敵

我之將卒躍進決鬪始辰暨午寇大敗屍仆萬餘人命諸軍徙寨逼其壘自是岐人繼出師靡不喪血六月乙亥上以盤屋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我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勣領兵內大散關取鳳州按六月乙亥

朔無辛未前云丁丑後云辛未
又再云六月皆誤從唐實錄

十月李儼至揚州

十國紀年注李昊蜀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為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

禍改姓名曰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搆起家校書郎遷右拾遺濬為李全忠所害搆自

長水奔鳳翔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讎行密與李全忠書云選張述於諫省俾銜命於敵藩授秩執金

賜編屬籍新舊唐書昭宗紀及濬傳皆云天復三年十月全忠殺濬於長水然則儼來使時濬猶未死述與

休字相亂或一名潘乎實錄是月始以儼為江淮宣諭使以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書則儼

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為討全忠明年春全忠既克鳳翔儼遂留淮南不敢歸朝耳

朱全忠遣司馬鄴奉表入城

實錄庚辰司馬鄴奉表壬午對全忠使司馬鄴薛居

正五代史司馬鄴傳大軍在岐下遣奏
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實錄作鄴誤也

十一月孔勅拔坊州又取鄜州

編遺錄十二月癸酉遣孔勅李暉領兵襲鄜州

以牽李周彝之兵已亥我師攻陷鄜州牆獲周彝親族遂
令李暉權知鹿時軍事不數日周彝乃遣幕賓投分通
好然上許抽兵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
統州兵萬餘人屯於老聃祠之下上命孔勅李暉乘虛
捷取之壬子勅等破中部郡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
進五畝及其壘克之按癸卯距已亥近六十日鄜汴相
守豈得全不交兵
今從唐梁二實錄

盧光稠陷韶州

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圖自稱知州
事按十國紀年歐陽脩五代史光稠傳

開平五年方
卒新紀誤也

三年正月丙午王師範遣劉鄩取兗州

舊紀丙午青州牙將劉鄩陷全

忠之兗州又令牙將張厚入奏是日亦竊發於華州殺州將婁敬思唐太祖紀年錄是月四日青州帥王師範將劉鄩竊據兗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輦戈甲十乘至華為華人所詰因竊發燔其鄩殺華州指揮婁敬思而去新紀丙午師範取兗州梁太祖實錄丙辰青州綱將亂于華而敗是日劉鄩陷我兗州唐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歷丙午正月四日丙辰十四日編遺錄云魏師及朱友寧告急劉鄩正月四日襲陷兗州與紀年錄等同梁太祖實錄多謬誤恐難據今從諸書移置丙午唐祖補紀云天復二年尤誤

戊申誅韓全誨等

舊紀丁巳蔣玄暉與中使押送全誨等二十人首級告諭四鎮兵士回鑾

之期新紀正月戊申殺全誨等唐太祖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繼筠觀軍容韓全誨張彥弘樞

密使表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囊盛押領出城以示朱溫金鑿記六日誅金誨等唐年補錄正月癸卯賜朱全忠詔唐補紀云天復三年二月誅金誨等八人其全誨等伏誅日今從金鑿記實錄新紀按金鑿記唐年補錄唐實錄後唐紀年錄載六日所誅宦官名可見者全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鑿記云是夜處置內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二人首級紀年錄云殺全誨等二十二人北夢瑣言亦云二十二人首級新傳云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若并繼筠等數之則多二人若只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如金鑿記是夜又誅十九人則多一人或者二人名不見與

車駕幸金忠營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昭宗佯為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為吾繫鞋梁祖不得

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

多不至其後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按全忠時擁
十萬之衆昭宗方脫茂貞虎口託身全忠豈敢遽為此
謀或者欲効漢高祖之折黥布
亦恐昭宗不能辦耳今不取

庚午全忠殺第五可範等數百人

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人並

賜死於內侍省金鑾記二十八日處置第五可範已下
四百五十人太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人及隨駕鳳翔
羣小二百餘人一時斬首于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
新傳脩全忠議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與內侍省梁
太祖實錄已已翌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
內侍省仍命畿內及諸道搜索處置以盡厥類唐年補
錄云誅宦官七百一十人按舊紀編遺錄皆云正月辛
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寶運錄金鑾記唐年
補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新唐紀或云已已翊日或云
二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脩雖奏云罷諸司使務追監

軍赴闕其實即日已擅誅之至二月癸酉始下詔賜死故昭宗哀而祭之耳

二月陸扆言鳳翔獨無詔書

舊傳帝還京後赦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扆奏

云云按是時未赦恐止是降詔書或赦前扆議如此故扆怒耳

蘇檢盧光啓賜死

實錄檢光啓並賜自盡一說檢長流環州唐太祖紀年錄初從幸鳳翔命

盧光啓韋貽範為相又命蘇檢平章事及車駕還宮扆積前事怒之不一月皆貶謫之左遷陸扆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蘇檢自盡續寶運錄二月五日應是岐王駕前宰臣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新紀朱全忠殺蘇檢盧光啓舊唐傳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扆皆貶斥之新光啓傳云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與寶運錄注同檢流環州不見本出何書

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

金鑾記上曰朕以濮王處長云云新傳帝十七子德王裕

棣王

祚度王契沂王裡遂王律景王祕輝王祚祁王祺

雅王

祺瓊王祥端王禎豐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祐

賴王

禔蔡王祐何皇后生裕及祚餘皆失母之氏位舊

傳云昭宗十子無端王禎以下七人按新舊傳昭宗諸

子皆無濮王孫光憲續通歷濮王名紉昭宗之子母曰

太后王氏哀帝被殺朱全忠冊紉為天子改元天壽明

年禪位於梁此乃光憲傳聞謬誤也昭宗亦

無王皇后金鑾記所云濮王蓋德王改封耳

朱友裕為鎮國節度使

實錄壬辰以興德府復為華州賜名感化軍以友裕為節度使

按編遺錄天祐三年閏十二月乙丑敕鎮國之號興德

之名並宜停薛居正五代史地理志華州梁為感化軍

梁功臣傳天復三年友裕權

知鎮國軍留後今從實錄

五月雷彥威陷江陵成汭赴水死

新紀彥威之弟彥恭陷江陵今從編遺錄

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十國紀年皆云汭未至鄂渚江陵已陷將士立其家皆無關志按新紀十國紀年皆云汭子汭敗死汭子此月十二日也而編遺錄云二十一日陷江陵今不取北夢瑣言云天祐中汭死大誤也

許德勳還過岳州鄧進忠降

馬氏行年記天復三年自荆南振旅還遂入岳州降

刺史鄧進忠九國志楚世家天祐二年七月岳州刺史鄧進忠帥其衆來降許德勳傳云天祐二年領兵畧地荆南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新紀全用九國志年月湖湘故事言開平中收荆南回進忠以城降又載何致雍天策寺碑銘云乃克桂林乃襲荆渚彼岳之陽旋師而取天祐二年十月朱全忠謀討襄州趙匡凝九月克襄州始命楊師厚攻荆南然則七月許德勳何繇略地荆南蓋九國志之誤天復三年成汭敗死德勳

及雷彥威襲江陵還取岳州與何致雍碑意略同故以行年記為據

朱友寧屠博昌

唐太祖紀年錄師範之舉兵也朱溫令朱友寧討之三月己酉先溫至汴州大

舉四鎮魏博之衆十萬擊師範朱友寧楊師厚攻博興旬餘不下攻城之衆死者大半俄而朱溫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翌日而拔城中無少長皆屠之仍毀其垣四月進陷臨淄傳青州別將攻北海渡膠水寇登萊等郡實錄據此而置於四月梁太祖實錄四月丙子上至鄆領事辛卯從子友寧率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豎北海馬編遺錄五月辛亥却離歷下宿豐齊驛甲寅上到汶陽乙卯奏王師範逆狀已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少樹木時當炎毒却勒親從騎兵皆歸齊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將劉捍謀曰捍請馳赴軍前傳諭上意敦將士令戮力速攻必可剋也今請上却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

馳騎東往。上乃西歸。汝陽丙寅捷音至。攻拔博昌。盡戮其黨矣。據此則破博昌在五月。今從友寧傳。

八月田頔舉兵叛楊行密。

十國紀年。朱全忠聞田頔等叛。矯制削奪王官。爵命頔及

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於境上。王知其詐。妄按新舊紀實錄。梁太祖紀皆無。削奪行密命洪等

為招討使。事今不取。

九月楊師厚大破王師。範

梁太祖實錄。九月癸卯。楊師厚勵衆決鬪。青人大敗北走。

殺戮一萬人。擒師範弟師克。翌日東萊郡遣州兵泊土圍等五千人。將援青壘。我師邀截。翦撲無一二存焉。即時徙寨。逼其閭閻。唐實錄略與此同。編遺錄。冬十月丁卯。楊師厚繼告捷於臨朐北。及青州四面累殺破賊黨。擒斬頗衆。至十一月。萊州刺史王師克領六千人欲徑入青丘。助其守禦。師厚伏兵邀之。殺戮將盡。下又有丁

亥上誕辰聞朱友倫死誕辰乃十月二十一日友倫死亦十月中事也下又別有十一月疑上十一月是十一日字或七日字又曰一日師範請降疑脫二十字二十一日即戊午也今從梁實錄

甲寅朱全忠如洛陽遇疾復還大梁

梁實錄云壬戌唐實錄云十月丁卯

朔今從
編遺錄

戊午王師範降全忠

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劉鄩傳皆云十一月師範降編遺錄曰十一

月敗萊州刺史王師克一日師範差人捧款檄至軍前請舉牆歸降按梁太祖實錄薛史梁紀唐實錄皆云九

月戊午
今從之

十月丁丑劉鄩降全忠

梁實錄四年正月辛丑劉鄩自兖州來降舊紀十一月鄩以兖

州降實錄十一月鄆降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一月丁酉鄆降鄆傳曰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告降且先差鄆領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鄆鄆即出城聽命新紀十月丁丑劉鄆以兗州叛附于朱全忠按青兗相距不遠師範之降亦以告鄆豈有自戊午至丁酉五十日師範使者始至兗州邪十月丁丑日差近今從新紀

辛巳朱友倫卒

編遺錄丁亥趙延隱自長安馳來告今月十四日朱友倫墜馬而卒十四日則

庚辰也後唐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紀昭宗實錄皆云辛巳今從之

十二月劉仁恭擒述律阿鉢

薛居正五代史及莊宗列傳皆云光啓中守光禽舍

利王子其王欽德以重賂贖之按是時仁恭猶未得幽州也今從薛史蕭翰傳及王暉唐餘錄

天祐元年正月柳璨同平章事

舊傳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敕胤

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救莫測所以新傳曰崔胤死昭宗密許璨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傳呼宰相人大驚按胤未死璨已除平章事新舊傳云胤死後誤也

朱全忠殺崔胤

舊傳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又曰天子還宮全忠東歸

胤以事權在已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貞為辭全忠知其意從之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唐太祖紀年錄曰及事權既大知朱溫懷篡奪之志慮一朝禍發與國俱亡因圖自安之計與朱溫外貌相厚私心漸異與元規密為計畫倍招兵數繕治鎧甲朝夕不止朱溫察之乃陰令部下驍果數千給為散卒於京師應募胤每日教閱弓弩梁卒偽示怯懦或倒弓背矢有若不能胤莫之識俄而朱友倫打毬墜死溫愈不悅人聞胤欲挾天子出幸

荆襄溫乃抗言肅將交亂天下傾覆朝廷宜急誅之無
令事發天子將罷肅知政事貶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
司戶事未行溫子友諒引兵攻肅詰旦擒之又攻鄭元
規於京府擒之崔鄭俱獻首岐下實錄肅重世宰相而
志滅唐祚按崔肅陰狡險躁其罪固多然本召全忠欲
假其兵力以除宦官耳宦官既誅全忠兵勢益彊遂有
篡奪之心肅復欲以譎詐并圖全忠故全忠覺而殺之
若云唐室因肅而亡則可笑舊傳云肅為全忠畫圖王
之策實錄云肅志滅唐祚恐未必然也肅仕唐以為上
相滅唐立梁於已何益假令肅實有此志則惟患全忠
篡代之不速何故復謀拒之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
者也紀年錄序未崔之情近得其實今從之然紀年錄
云傳首岐下誤也又全忠之去長安也留步騎萬人何
患無兵何必更令汴卒應募若在訓練之際突出擒肅
猶須此卒肅既貶官家居一夫可制安用此計耶蓋全
忠以肅募兵既多或能圖已故使汴卒應募察其動靜

以壞其謀非藉北兵以誅肅也人始不知及誅肅之際皆突出人方知是汴卒耳

二月乙亥車駕至陝

先遣士庶出京朕將翌日命駕壬

戌襄宗發自秦雍甲子暨華州二月丁卯上至河中乙亥天子駐蹕陝郡翌日上來觀于行在編遺錄正月丁酉上聞闕下人心不遑遂往河中以審都邑動靜已酉離梁園行至汜水聞崔肅死是時皆言崔肅已下潛諫帝不令東遷雖陽又密與岐鳳交通及斯禍也洎上至蒲津帝謀東幸決取二十一日屬車離長安是日丁巳王鑾東指癸亥到甘棠二月乙亥上離河中丁丑到陝郊戊寅朝上欲躬往洛下催促百工壬辰朝辭明日東邁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實錄同又曰壬戌昭宗發長安遷幸洛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駐蹕陝州丙子朱溫自汴州迎覲見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于路請駕早行幸洛陽舊紀正月己酉全忠率師屯河中遣

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丁巳車駕發京師
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二月丙寅朔乙亥全忠辭
赴洛陽親督工作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辛酉帝發
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為之震懼唐年補錄丁巳
帝御延喜樓全忠迎扈表至及還宮至暮全忠已移書
宰臣裴樞促百官東行是日下詔與梁實錄同尋以張
延範為御營使便毀折宮室沁河而下仍起豪民從行
貧者亦繼馬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巳未至華州二月
丙寅車駕駐陝郊又曰三月三日戊辰車駕離華下具
差舛如此實錄丁巳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言慮邠
岐兵士侵迫請車駕遷都洛陽乃下詔與梁實錄同二
月丙寅朔丁卯次華州時朱全忠屯河中乙亥駐陝州
丙子全忠來朝又賜王建誦詔云正月二十日朕登樓
二十二日東軍兵士擁脅朕東去新紀正月戊午全忠
遷唐都于洛陽二月戊寅次陝州朱全忠來朝按梁實
錄唐紀年錄唐年補錄唐實錄所載詔書皆云二十二

日遣士庶出京朕翌日命駕而諸書月日各不同莫有
與此詔相應者編遺汴人所錄比唐紀年宜得其實而
正月二十一日丁巳全忠請遷都表始至長安車駕當
日豈能便發長安去陝猶八程而癸亥已到甘棠首尾
七日太似忽遽實錄全用紀年錄正月二十六日始離
長安二月二日至華州駐留數日故同以十日至陝差
似相近
今從之

三月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

按河南府先已為佑國軍今京兆府乃與同名

者蓋車駕既在河南則無用軍額故移其名於京兆耳
天祐三年鄭寶猶為西京留守判官然則雖立軍額京
名尚存耳

上遣間使賜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絹詔

續寶運錄天復四年三月

二十二日丑時襄宗在陝府行營密遣絹詔告晉楚蜀
未云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貴到西川頒示管
內州縣實錄此月絹詔在四月據十國紀年楊行密
三月王建四月得詔與寶運錄略相應今移置此月
四月全忠殺內園小兒二百餘人
後唐紀年錄云五百人實錄據之今從舊

史紀薛

敕內諸司不以內夫人充使

編遺錄曰戊申鑾輿初到洛都經費甚廣况國用未

豐庶事草創因刪略閒冗司局今後除留宣徽等九使
外餘並停廢仍不差內中夫人充使蓋初誅宦官後內
諸司使皆以內夫人領之至此始用
外人也而實錄改充使為宣事誤也

昭宣帝天祐二年八月己亥全忠擊趙匡凝

梁太祖實錄薛居正

五代史梁紀皆云七月庚午遣楊師厚率前軍討趙凝於襄州辛未帝南征唐實錄七月全忠奏匡凝擅通好西川淮南又遣弟專領荆南請削奪官爵已遣都將楊師厚討之翌日全忠自帥軍以進編遺錄八月壬辰先抽武寧楊師厚是日到乃議代襄州帥趙匡凝乙未大發車徒委楊師厚總其軍政已亥上領親從步騎繼大軍之後是夜宿尉氏今從之薛史太祖將圖禪代以匡凝兄弟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焉凝對使者流涕荅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他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率師討之辛未全忠南征表匡凝罪狀請削官爵按全忠劫遷昭宗於洛陽匡凝與行密等移檄諸道共討之全忠安肯以禪代問之今取不

盧約陷溫州

新紀正月約陷溫州十國紀年在此月戊戌今從之

九月全師朗降王建

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思後主紀作全行宗林思諤王宗播王承

規傳作全行宗桑弘志傳作全行朗新書馮行襲傳作金行全蓋傳寫差誤不可考正按後蜀後主實錄云金

州招安指揮使全師郁世居金州疑是師朗昆弟族人也今從十國紀年

周隱請召劉威

按徐溫謂隱為新人隱若欲為亂當密召劉威豈肯對其父斥渥短請以軍府

授威隱乃顛直之人耳

十月辛卯朱全忠抵光州

梁太祖實錄十月壬申上御大軍發自襄州由安黃涉申

光暨壽春之瞿丘駐馬十國紀年十月朱全忠自襄州帥衆二十萬趨光壽按十月丙戌朔無壬申梁實錄誤

今從編遺錄

十一月庚辰楊行密薨

十國紀年注吳錄唐烈祖實錄及吳史官王振撰楊本紀皆云

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行密卒敬翔梁編遺錄云天祐三年三月潁州獲河東謀者言去年十一月持李克用絹書往淮南十二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且死與莊宗功臣列傳行密傳所載略同沈顏行密神道碑殷文主行密墓誌游恭渥墓誌皆云天祐三年丙寅二月十三日丙申卒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亦云天祐三年卒行密之亡嗣君幼弱不由朝命承襲或始死未敢發喪赴以明年二月疑沈顏等從而書之墓誌云十一月吳王寢疾付渥後事授淮南使或本紀等誤以此月為行密卒王振沈顏殷文圭游恭皆仕吳而記錄差異固不可考今從舊史而存碑誌年月以廣傳聞

十二月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領武定

實錄云改為武寧軍新表云改為武

定軍按武寧乃徐州軍額武定乃洋州軍額不應同名
續寶運錄注云天復七年秋汴軍都頭號為青面改姓
朱授全忠印綬為洋州刺史洋州自景福元年刺史楊
宇佐歸順鳳翔後被朱全忠除此年秋蜀第二指揮使
王宗綰收獲金州都押衙全貴率眾降賜姓王名宗朗
拜金州刺史又編遺錄天祐三年二月云行襲已於均
州建節因署韓恭知金州事請朝廷落下防禦使并不
建戎昭軍以比諸書參驗似是今者以行襲兼領洋州
節制非改戎昭為武定軍也實錄新表
皆誤續寶運錄云天復七年亦誤也

三年四月鍾傳養子延規

實錄初鍾傳養上藍院僧為子曰延圭補江州刺史傳卒

遂召淮師陷其城今
從十國紀年吳史

七月朱全忠引兵南還

實錄在六月今從編遺錄唐太祖紀年錄編遺錄七月癸未上

起兵離魏都按長厯是月壬子朔無癸未編遺錄誤也

壬申全忠至大梁

編遺錄云壬辰亦誤

十月王建泣行臺

續寶運錄曰天復六年十月六日行下北勝帖則是此年十月也

十二月錢鏐薦王景仁領寧國節度使

薛居正五代史鏐辟為兩府行

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遙領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歐陽修五代史曰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今從之

閏月丁會降河東

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丁會開門迎降閏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為路帥薛

居正五代史梁紀在閏月後唐紀在十二月今從新舊唐紀薛史梁紀及編遺錄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七